

爱情是谋杀 一个人的最好工具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

中 跃

申 维

马 季

蒋亚林

楚 尘

余述平

蒋亚林

楚 尘

余述平

中 跃

申 维

马 季

《张杨的小蜜》

《巫山之旅》

《第六代》

《没话可说》

《爱在歧途》

《非常杀戮》

《某处的几个人》

《迪迪之死》

《爱情是谋杀一个人的最好工具》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

爱情是谋杀 一个人的最好工具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是美女一统天下，还是酷男占据文坛？是美女更美，还是酷男更酷？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美女酷男们将我们的精神引向何方？

主编 申维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是谋杀一个人的最好工具/余述平等著.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3. 6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申维主编)

ISBN 7 - 5371 - 4497 - 4

I. 爱… II. 余…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230 号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1—4)

爱情是谋杀一个人的最好工具

出版/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朝阳东方印刷厂

规格/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0 字数 800 千字

版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71 - 4497 - 4/I·4053

全四册总定价:80.00 元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

中跃 申维 马季 蒋亚林 楚尘 余述平

联合制造

爱情是谋杀 一个人的最好工具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序

——“先锋”之后的中国文坛

著名文学评论家·葛红兵

小说在中国现当代生活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篇小说出而全国震动的事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史上并不鲜见。但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先锋小说式微之后，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便似乎每况愈下了。先锋写作衰微之后，中国小说似乎失去了前进方向。一方面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纷纷改版改刊，另一方面是小说文体先锋精神萎缩，写作思想、技术上不思进取，二者构成了 1990 年代下半期及至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主流景观。

先锋写作继承了“五四”文学在思想和技术上双重的创新意识，颠覆了中国文学代圣贤立言的思想道统以及以时间为本位的叙事文统，开创了中国文学在小说文体上自由自觉的新局面。但是曾经的先锋进入 1990 年代后期便渐渐失了锐气。电视电影的招安，体制写作的收编，各种奖项的眷顾之后，曾经的颠覆

者成了害怕颠覆的人。他们害怕因为不断地改变自己而被人们说成不稳定、不成熟,他们害怕因为不断探索而失去已经争取到的读者、编审、导演,他们为保住已经取得的市场而放弃了革新、突破、追求,相反他们采取了保持、稳定、固守的策略,曾经的颠覆者在今天已经成了需要固守、退却的人。李锐的《万里无云》对于当年他的《北京有个金太阳》来说无疑是重复的,虽然在艺术上更为精制,但精制的另一面是拘谨,作者的情感含量减少了,而思想上较早先的明确的启蒙立场而言,现在变得暧昧模糊了;再例如《暗示》,虽然这部小说再次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但比较于韩少功 1985 年的《爸爸爸》、《女女女》其探索的意义可说是微不足道。

由此,1999 年我和几个朋友提出了“后先锋写作”的概念,是年《青年文学》、《作家》等联合推出“后先锋”专栏,发表大量新锐作家作品,我、谢有顺、施战军、梁燕萍等先后发表文章对“后先锋小说思潮”进行了理论界定和评说。时隔 4 年,当年在后先锋阵营中初发小说的朋友们,许多已是当今文坛知名人物。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先锋之后中国文学如何自处?”的提问并非空穴来风。先锋写作 1990 年代后创造力衰颓,很显然“后先锋”的出场对于这种局面是一种适时的反动,后先锋的使命是在精神上将文学的先锋立场贯彻到底。

先锋性永远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基石。人类对已有的一切的

满足是相对的,而不满却是绝对的;人类对现状的认可是暂时的,而对未来的期盼则是永恒的;人类对社会生活的认同是有限的,而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却是无限的。这是先锋思想存在的依据。文学为人类提供审美理想,而不仅仅是描摹生活,它先天就是不满和期望的产物。“五四”先锋作家正是站在这一基础上,才造就了“五四”那伟大的审美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时代。1980年代,中国先进作家再次拾起了“五四”文学的这一命题,这才诞生了人本主义叙事在1980年代的盛行以及作家对写作方式、方法的不断地反思和革新。但是1990年代以来这种真正的先锋精神失落了。艺术上的创新被商业上的操作代替了,精神上的反叛被利益上的考量抵消了。如果先锋写作的精髓在于思想上的颠覆和艺术上的反叛,那么1990年代及至新世纪以来面对人在商品面前的异化以及文学在商品面前的异化局面,我们有必要说,先锋写作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文学所需要的。

这些年我非常关注后先锋作家的写作,对他们的创作也进行了必要的追踪。如今,从创作量上来看,他们已经成了各文学期刊及文学网站最活跃的创作群体,从创作的质上来看,他们中也已经诞生了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虽然从较高要求看,他们和当年的先锋作家尚有一些距离,但他们在个人化写作方面,在感性美学的探索上已经的巨大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是不同的”,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强调

这一点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坛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是中国当今非常活跃非常有潜力的写作群体,从他们的生活积累,从他们的写作状态,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将他们从当今文学创作的一般状况中区别开来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做一次集合式展示很有意义。

“后先锋”文学创作群体,在新世纪市场经济定型的背景下,以“个体”、“感性”、“身体”为核心语汇建构着新型的个体文化,他们是中国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转型、伦理本位文化向感性本位文化转型、实用理性文化向审美文化转型的催生者。进而言之,他们还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价值模式的革命,他们反对成规、睥睨范式、追求创新的精神,还对小说构成了一种文体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先锋写作,作为对生活现实以及写作现实双重否定的结果,作为破坏和自我破坏、建构和自我解构的双重经验实体,它是最彻底的实验主义的文学写作范式。

在价值观念上,它是固执的,它坚持关于人的主体性解放的元叙事,它相信“人性的普遍解放”这个命题,固执地相信任何语言的合法性都要经受这个命题的检验,因而作为早期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人性”、“个性”、“自由”等依然是后先锋维护的目标。它立志于人的感性解放,反对人的感性在封建意识形态结构中以及在商品经济中的双重异化,它反抗非人境遇,永恒地祝福人的激情、回忆、渴望、爱恋,并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使人的

感性得到审美的解放,它将人的自由存在理解为个体生命激情的喷发与汹涌,感性的沉醉和迷狂,复归于自然的存在体验,是生命冲动与创造的飞扬状态。在价值观念上它坚持从激情的维度从事文学创造,坚持人的主体性在自然人向社会人再向审美的人过渡上的等级划分,呼唤人从没有规定性的纯粹主体经由历史主体而确证自己为审美主体。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后先锋写作强调人的主体重建,试图将人的主体性放在历史之维中重建人的主体性在时间序列中的因果联系,试图重新恢复文本的深度模式,从这个角度说它是对文本深度价值的重建。

我希望“后先锋”成为这个时代最敏锐、最负有使命感的写作方式,这是一种立场,这也是这一命名的意义。也许是唯一的意义,但是这就够了,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很重要了,就已经使它有了存在的理由。

从这个角度说,“后先锋”不是具体的写作图式、写作方法,而是一个出发点。

这是世纪之始,这给予后先锋写作群体的是幸运还是不幸?在一个世纪初始,在一个旧世纪已经离去,新的世纪已经开始的时刻,这个时间段对写作的人们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承受未来的审视,历史的沧桑在他们的心底已经过去,命运的更明朗的可能向他们显示了出来,他们是否已经感到了时间大师令人鼓舞的预言,他们的心底是否已经有了更自

觉的承受和寻找？

作者简介：

葛红兵：文学批评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主编。

目 录

中跃·张扬的小蜜	(1)
中跃·巫山之旅	(29)
申维·第六代	(75)
马季·没话可说	(113)
马季·爱在歧途	(139)
蒋亚林·非常杀戮	(209)
楚尘·某处的几个人	(225)
楚尘·迪迪之死	(243)
余述平·爱情是谋杀一个人的最好工具	(263)

张扬的小蜜

中 跃

原名,张跃年,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插过队,上过大学,蹲过工厂,当过教师。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至今已在《青年文学》、《上海文学》、《钟山》、《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山花》等刊发表小说、诗歌等作品逾百万字。代表作有:《疯狂麻将城》、《足球应该是圆的》、《拿破仑游戏》、《戏剧新闻》、《斗地主》、《母经理上任记》等。

(A)

我们都知道张扬有个小蜜。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张扬的几个朋友,其中也包括我。

我是通过小野认识张扬的。我刚认识张扬的时候,张扬还没有小蜜。或者说,还没听说他有小蜜(倒是听说他添了个千金)。那天小野在花园大酒店请我喝酒,张扬中途匆匆来迟,饭局没结束又提前退场,说是小孩刚出生几个月,正是大忙季节,一脸的歉意和倦意。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张扬,也是第一次认识小野。张扬走后,小野免不了要拿张扬做话题多说上几句。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在背后被朋友说三道四的人。小野说:这个张扬是部队高干子弟,早几年在供电局为领导开小车,挺滋润的,当然那是他老爷子在位的时候,后来他老爷子不在位了,人家对他儿子也就不那么客气了,张扬受不了这个,一气之下,调走了,到医药公司去跑采购,如果当时跑好了,现在的张扬就不是现在的张扬了(当时和他一起跑采购的同事,十有八九都成了肚大腰圆的大款),可惜张扬跑砸了一笔生意,这个心高气傲的高干子弟被人骗了,被人耍了,从此也就没法再跑采购了,就蹲在仓库里看看门,发发货,现在就这样子,一个月五百来元的工资,老婆差不多也这个样子,还生小孩,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当时在场的,还有小野的另外两个朋友,阿广和阿明,我和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面,得知他们都在企业里,月薪都在六七百元左右,并且,都还没有结婚。他们这四条汉子年龄都差不多,正好够上“七十后”,就是说,都是三十出头的大男人了。据说他们

在一起玩了十几年,是拜过兄弟的。现在这四兄弟中,只有小野的经济情况好一些,娶了老婆,生了儿子,闲下来还有心思请请客,谈谈文学女人什么的。据介绍,大约十年前吧,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四兄弟曾在一个文学社里并肩战斗过,当过红极一时的“文学青年”。当然现在他们不这么提了,大家都知道,时过境迁了,现在的“文学青年”不知怎么的已经成了“傻×”的代名词,听上去并不那么顺耳,且毫无荣耀可言,不提也罢。尽管花园大酒店的这顿酒,还是以文学的名义喝的,时间是1999年的冬天。

这顿见面酒喝过之后,我和小野开始有了一些断断续续的交往,内容大多是喝酒、喝茶、聊天,地点大多是饭馆、茶馆、公园,人物呢,除了小野,大多有阿广相陪,偶尔有张扬或阿明客串。小野和阿广住在郊区的一个叫坚壁的小镇上,两个人自然在一起玩得多一些,有一种难友的味道。但看得出来,阿广张扬们对这种交往表现得多少有些勉强,那个阿明就更勉强了,来了也没有多少话说,多数时间只是斜视着我们,不时发出一声讥讽的微笑。此类聚会的费用,大多也是小野承担的。小野虽然和他们一样,也是小工人,但据说前几年炒股发了一笔(据阿广说有四五十万,对此小野也不置可否),做东的权利自然是非他莫属了。但过了不久,阿广经他姐姐介绍,谈了个对象,忙着将生米煮成熟饭,接着再忙买房子结婚,无暇顾及小野了。小野在那个小镇上没人玩了,大概是实在闷得慌,就跑到市区来租了一小套旧房子,向张扬、阿明靠拢,决心过一过城市生活(即每天一大早坐公交车到15公里外的小镇去上班,傍晚再赶回来)。

下面就要说到张扬的小蜜了。你也看出来了,我们的故事

确实离张扬越来越近了。因为张扬住在市区,且和小野的窝点靠得很近(阿明的住处离这个窝点也不太远),这肯定是当初小野租房时预先考虑到的。

要说张扬的小蜜,似乎先要说说小野在市区设置的这个窝点。当然,从理论上说,即使没有这个窝点,张扬该有小蜜还是会有小蜜的,但这个故事的讲法肯定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而不是你现在正看到的这个)。现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小野的这个窝点对故事的发展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抑或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功不可没。

刚租下这套旧房的时候,小野并不是每天都住上来。因为他的父母、他的家、他的老婆、他的单位都在15公里外那个叫坚壁的小镇上,可以想像,他丢开那些跑到市区来,简直就相当于鱼离开了水,有诸多的不便不说,其目的在别人看来也相当的可疑,小野再多给他几张嘴,他也是说不清楚的,尤其对家里人,对老婆。幸好小野的老婆和小野的老娘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这得感谢中国几千年来培养的婆媳关系的伟大传统),这就给了小野以可趁之机,因为这样一来,城里的这个窝点就起到了一个避风港的作用,小野的老婆小欣对这个窝点的必要性也就逐渐给予了适当的认可:起码每个星期的周末两天,她也可以上来过一过城里人的瘾了。但对小野一个人住上来,小欣还是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这个窝点在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是空着的:里面不仅没人,而且也没什么东西。我记得,它里面的旧桌椅是张扬送的,床、煤气灶、电水瓶什么的是我送的,阿明也送了些东西,诸如茶杯之类的,总之里面是七拼八凑、乱七八糟的,看上去最多像一个农民工的集体宿舍。那里面只有一样东西看上去比较像样一些,那就是小野新配置的电脑(奔3,10G硬盘,128兆内存。小野瞒着他老爹老娘买的,据说他老

爹老娘不准他搞这些没用的玩艺儿,他们只要求他一心一意地炒股,尽快炒成一个大款)。当时张扬、阿明想玩电脑自己却没有,小野的电脑又没人用。小野为了提高电脑的利用率,就多配了几把房门钥匙,交给他们,顺便也给了我一把。这一来,这窝点就更具备了集体宿舍的性质。这时候的阿明已经下岗了,三十多岁,光棍一条,正闲得无聊,小野的这台电脑及时填补了他生命里的空白,可以说,成了他如胶似漆的小蜜和情人。

(B)

现在终于可以言归正传,来说一说张扬和他的小蜜了。这事回忆起来,是先有这个窝点,还是张扬先有小蜜?我们已无法考证了。这事犹如小野的股票,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他自己不说,这事就成了无头案,就成了历史之谜。

那么,再让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我们怎么知道张扬有小蜜的呢?我是听小野说的。至于小野是怎么知道的,我就不清楚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小野也没见过张扬的小蜜是什么样子。正如阿广也没见过小野的股票。记得第一次我是听小野这么说的:

“张扬最近写诗的热情越来越高,让人诧异,一了解,哦,果然不出所料,原来他有了一个小蜜,怪不得热情这么高的……”

后来我从小野那里零零碎碎的进一步得知,张扬的这个小蜜是他同单位的一个打字员,未婚,平时也喜欢看书,还看些文学书,一次张扬将自己写的几首诗请她帮忙打印,她就对张扬产生了某种……爱慕之情吧,于是两人私下里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张扬送去的诗(当然大部分是写给她的情诗)她总是打印得很快,张扬的创作速度越来越跟不上她的打字速度了,这当然

也就大大刺激了张扬的创作热情……

听了这些消息,我对小野分析说,张扬和他的小蜜还处于初级阶段呢,与其说她是“小蜜”,不如说是“小秘”更贴切一些(尽管这两个词被大家经常别有用心地混用)。当然,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万事都有个开头,都有个基础,我们并不排除他的“小秘”有向“小蜜”的方向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后来,我继续从小野那里零零碎碎的进一步得知,张扬的这个小蜜还会弹古筝,据说是很有一点艺术细胞的,张扬现在和她经常到江边,到南郊风景区,到一个叫小玉山的地方去玩,去野炊、弹琴,挺浪漫的……

看来事态正朝着我们预料的方向发展。我倒是觉得是件好事,可喜可贺。你想啊,像张扬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穷困潦倒的人,在他 30 来岁的黄金年龄,能遇到这样一个欣赏他的红颜知己,这样一个能懂他的文学青年,而且能做他文学创作的助手,岂不是苍天有眼,网开一面……

当我说到“文学青年”这个词时,小野忽然笑了起来,笑得我都说不下去了,因为看到小野的表情,我立马联想到了这个词的代名词,然后我也忍不住笑了。其实这也没什么好笑的,是吧,你想啊,这年头,不为名不为利甚至也不为婚姻而去谈什么情说什么爱的,不是傻 x 又是什么?

小野也附和我说了几句可喜可贺的话,但接着他补充了一点意见,即“可忧”的那方面,比如张扬和他老婆的夫妻关系本来就紧张,这事万一给他老婆小绢知道了怎么办?……再说这个小蜜还是个姑娘,他们要么不出事,出起事来不会小……

我说:小野,我听你说话,怎么觉得有点酸酸的,夫妻关系紧张就不能有小蜜了?小蜜是个姑娘就不安全了,你就不放心了?她不是个姑娘就安全了?就不会出事了?出起事来就会小